

我 眼 中 的 漢 娜

Hann



一個深受歡迎的女孩卻離奇死亡，在警方抽絲剝繭的調查下，
你才知道透過別人的眼睛，到底會產生多少個不同的漢娜。

Renate Ginzler-Horatz · 著 張傑 · 譯

德國哥廷根市青少年選書協會「每月一書」獎

小說 F19

我眼中的漢娜

Hannah

作者／Renate Günzel-Horatz

譯者／張傑

責任編輯／王蓓齡

發行人／王聖毅

出版者／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100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4F 之 4

電話：(02)2332-0430

傳真：(02)2332-9817

劃撥：18324544

排版／全凱數位資訊有限公司

印刷／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次／2002 年 9 月一版一刷

出版登記／局版台業字第 6017 號

國際中文版權代理／家西書社

Original German language edition

Copyright © 1997 by Patmos Verlag GmbH & Co. KG,
Dusseldorf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2

by New Sprouts Publisher, Inc.

arranged through jia-xi Books Co., Ltd.

原書 ISBN 3-491-79485-4

ISBN 957-451-059-X

定價／210 元

All Rights Reserved.

Printed in Taiwan

（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）

我眼中的漢娜

Hannah

Renate Günzel-Horatz · 著 張傑 · 譯





譯者序

張傑

有些事情錯過就不要再來了，這本書給我的最大感動就是這句話。

前幾年還在南京讀大學的時候，有很多事情還是很專一的，比如理想的勾畫、感情的憧憬。我不想說與時俱進是所謂「好的」，卻始終無法否認自己的身上也看得到。如果美好的都成為生活的負擔，如果逃遁可以讓自己更加輕鬆，那麼大多數時候不妨試一試。在譯完這本小說的夜裏，我覺得自己以前也許真的有些太過理想了。

小說大多數時候是在若即若離地進行著回憶和轉述，有些晦澀、有些黯淡，但是，文筆的確有動人之處。本書作者是女性，而主角又是女性，主體個性和作者潛在的表現欲很融洽地交織在一起，不可避免地帶有自傳和唯美色彩。

作者對當代德國社會，尤其是小市民的生活狀態和想法描寫得很周到，前後十

八年、兩代人，多少前塵往事，多少來者可追。另外，對人的描寫，對人性的勾畫也很真切，很完整，可以糾正很多人原有的誤謬。當然也有很多動人心弦的片斷，也有好多看不膩的段落，比如漢娜幼時追問母親生父的情景，楊夜裏依偎到外婆懷裏才能入睡的樣子等等，真的好感人。每個人都有對善良產生認同和共鳴的本能，如果一部小說能在很多細節上反映這種情感，那就是值得讚譽和關注的。

此外，小說很寫實地描寫當代德國青少年的生活，我看完書後的印象與自己以前經歷以及交往的經驗是吻合的，本書並沒有曲解生活。這樣的氣度很可貴，這樣可以說是「俗」，但更是「通俗」，通情達理的「俗」。

另外，對於性描寫的尺度掌握也同樣精彩，我覺得可以用「情色」這兩個字來比喻吧。增之一分嫌過，減之一分太少，大概就是這個味道。不過，自己回想起來還是有些不滿意的地方，比如對某些字眼的斟酌未臻完美，也許是時間匆促，也許是我的感應和體會還不夠吧！

也許有太多地方我還沒有做的很好，不過我的確盡了全力，只希望每個人在讀這本書的時候能讀到自己的影子，讀出自己的感動，如果是這樣的話，表示小說原作是成功的，而譯者也算稱職。



第一章

漢娜死了。

在舊果園附近的鐵軌旁，他們發現了她那早已支離破碎的屍體。就在那兒，有一條源自停車場的小路，曲徑通幽般穿過低平的灌木叢，一直跨過那覆蓋在鐵軌邊，早已被人踏平的草皮。十九點五十八分開出的那班列車，也就是當天的最後一班列車，在晚上駛離我們城市裏這座破破爛爛的火車站時，從她身上壓過，準確地說是碾過。火車司機說他看見了一道影子，或者還是兩道？他遲遲不能肯定。而在這之後，他又覺察到有一聲擊打聲，並聽到了一記很沉悶的聲響，對他來說，即使是身在夢中，他也能立刻重新辨認出這種聲音，這聲音他真的永難忘懷。

本地報紙的頭版上刊登了大幅照片，展示了火車司機那張驚慌失措的臉。照片的背景是一道被拉長了的三角形符號，清晰可辨；在塑膠帳篷下堆放的是漢娜的屍

體，兩隻手臂張開著，一隻手卻被塑膠布包著。她敞開胸懷靜靜地躺在那兒，手心朝上，擱在鋪路的碎石上，一動也不動。

這則新聞的最後這樣寫道：「警察初步推論認為，這是一起意外事故或者自殺事件，至於是否為他殺，迄今還未找到任何有利的線索。」

沒有一點線索嗎？無論如何，警察們費盡心思也找不到他們熟悉的線索。可是，我卻對這樣的證據瞭如指掌。

原來我就一直知道：漢娜沒有機會，或者說沒有好運了。她吸引著噩運和晦氣，就像蜂窩吸引著馬蜂一般，如影隨形。對於這一點，只是她自己很遲鈍而已，她追尋著、發現著什麼，隨後為之連累一生。一而再，再而三地，她就是不能一走了之。這也是她犯過的最大的錯誤。她還患有該死的「助人症候群」，總認為自己是這座小城的救世觀音，那些大人物一看到她就覺得害怕，所以，說她讓許多人厭煩不堪並不為過。

為了她的生日，對了，現在得說是為了她那最後一個生日，我送給她一件小巧的青銅器，那是三隻白猴，第一隻眯著眼，第二隻豎耳聆聽，第三隻抬手捂嘴，神



態都十分討人喜愛。對於小城中所有想活命的人來說，基本準則即在於：什麼也不見，什麼也聽不清，什麼也說不出！可是，漢娜只淺淺一笑，這絕不是一個人的生存態度，她說過，這甚至對猴子而言都不啻是一種傷害。

楊是否已經知道這件事了？

我現在是不敢再想楊了，不敢想像他那張喜形於色的臉龐，更不敢想他那天興沖沖地第一次戴上有編紋錶帶的名錶的樣子。我必須忘掉這幅畫面，否則我會瘋掉的。至於馬里奧？他的死黨們肯定也有人讀了報紙，現在他家的電話肯定成了熱線，從他嘴裏又會說出什麼超酷的詞呢？也許他也講不出個什麼來了！

我必須知道，她是否已經把那份名單銷毀了。這是禮拜一早上我必須搞清楚的第一件事。可是，也許名單連同密碼一起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。他們一幫人可以找來比安卡，她父親是我們學校的工友，只要馬里奧一吹口哨，比安卡就會像隻溫順的小狗，叨著電腦教室的鑰匙來到馬里奧身邊，而且，從來不問他要幹什麼用。為了馬里奧，她可以付出一切；她期待著向馬里奧獻殷勤的機會。

或許這一切都與名單無關吧，但願真的一點關係都沒有！哦，親愛的上帝，倘

若真的有你的話，就讓這一切都改變吧！求求你！

現在我該怎麼辦呢？我必須去漢娜母親那兒嗎？她期待著我這個不速之客嗎？我是漢娜最好的朋友，漢娜在的話，也會說我是她最好的朋友。其實，這份情到今年該死的夏至節時都沒有變化，我自始至終都是這麼認為的。我並沒有讓她予取予求，甚至有些太過小氣、太懶惰、太不誠實，不過這種感覺已經不復存在了。這種不斷的不適，就像和醫生約好拔牙一樣，是終究無法拖延的。漢娜一生都在不停的索求，她對我一向比較苛刻。

我是不會去看漢娜的母親的，我已經去不了了。她和她女兒一樣，有一種直直的、審視的，總是稍嫌冗長的目光，每次別人和她對視，最後都會被她逼著先移開視線。莫內克太太的眼神中沒有絲毫善意，連一點善意的跡象都沒有。

我還不知道，這個周末我該怎麼過。父母開車去阿爾河，那兒是他們最喜歡露營地。在這段時間裏，他們已經不再問我是否想同去了。我討厭露營，我討厭所



有老態龍鍾的胖男人，他們露在短褲腰帶上白晃晃的肚皮真噁心！我討厭修剪得整齊齊齊的草坪，那就像糾纏不休的美國海軍的頭髮那麼短；我討厭冒白煙的木頭烤肉架子；我討厭花園裏到處亂跑的矮腳雞和花匠；我討厭哭鬧的小孩和他們破口謾罵的母親，她們鬆弛的屁股在閃亮的綁腿褲裏晃蕩個不停；我討厭渾身肉疙瘩的健美狂，在陽光下賣弄身材；我討厭晚上亂飛的蚊子和小亭子裏的醉鬼！我不討厭的只有自己！

所以，還不如在家啃洋芋片、灌可樂、看電視、享用不被爸媽監視的小房間來得快活。儘管不是充滿了幻想色彩，卻總覺得更好些。

現在，熒熒子立是唯一能形容我的詞語，已經沒有人聽我傾訴心聲了，我真的是孤立無援。即便是父母也一樣。以前，我和漢娜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，有時打電話，有時去她家。在她的房間裏，地上擺著白色的搖椅，還有厚厚的東方風情的靠墊。她煮好茶，把檀香木的中國絨香插在那個貼滿五光十色的、憨憨的小玻璃木象身上。窗簾拉下一半，她專注地傾聽我說話，四周靜靜的，沒有不耐煩，也沒有無由來的發問。

我再也找不到一個能這般聽我訴說的人了，我斷定是這樣的。

可是，我也不必再為她的問題傷腦筋了，以前每次分手她都要提這些問題，靜靜地故作沉思狀，卻從不指望有個答案，我大多數時候也是不得而知，但一到晚上，我驀然醒來，再也無法安然入睡，然後我便突然想到了答案。而答案本身卻又讓我惱怒不已，我不得不長時間地不斷尋覓，她其實一直都洞悉一切，另外，答案也是很討人厭的，我只得不辭勞苦地熬到清晨，直到又把答案徹底忘掉才作罷。

現在這些都過去了，我可以保持本色，做回我自己，不必再在漢娜的眼光中看自己的倒影了。我真的覺得輕鬆了嗎？



第二章

有那麼一瞬間，她甚至希冀這一刻也不停的長串鈴聲，依舊屬於昨夜長夢的一部分，她希望能在這片鎮靜劑所帶來的綿軟的眩迷和朦朧中不再醒來，讓自己墜落在這種麻醉的眩迷中那該有多美好啊！那就像是躺在愛人的臂彎裏，從此再也不必苦思冥想，再也不必疼痛難熬。

「讓您受驚了，莫內克太太，」警醫說道，「您有沒有親戚或朋友可以陪您在這兒守夜？」他還年輕，沒有在災難來臨的時候積累足夠的經驗，那是一種人人都必須經歷的經驗，在他的眼神中，人們只能讀出被炒魷魚的無奈。最好的方法是他能連夜送她上醫院。她只是搖了搖頭，她沒被安頓好，哪兒也沒去。甚至拒絕服用鎮靜劑，但是，醫生堅持自己的主張，最後，她終於沒力氣反對了。

醫生離開這屋子之前，在她的腦袋下加了塊靠墊，把羊毛毯拉到足有她的下巴

那麼高蓋好，然後又小心翼翼地幫她把床褥都整理妥當了。當他又一次俯下身子看她的時候，藥物作用在她的意識中已逐漸褪去，她期待著與他吻別，道一聲晚安，就像那個當初拋棄她的男人，那是她最需要他的時候。差不多已是快十八年前的事了，他本來該在她身邊的，可是他不會來了，他那時怕弄出醜聞，那時已是如此，現今猶甚當年呵！

鈴聲沒有停下來，同時還有人用拳頭敲打門。

「莫內克太太，開一下門！我們是刑警隊的，請開一下門！」她掀開被子從床上起來，長夜過去了，眩迷也漸漸散盡。她又不得不回到現實生活中來。來的是兩位警官，一位是長著一頭金紅色頭髮，並且紮了個高高的粗重髮髻的年輕女子，那髮型就像漢娜祖母講過的「王后頭」一般。那男人就很難猜了，大約是臨近退休的那種年紀吧，就是那種典型的大腹便便的樣子，半禿著頭，一把夾雜著些許灰白色的鬍子，這類人是那種總讓人覺得認識，但卻無法確定能重新認出的那種。

兩人準確記錄的目光同樣敏捷迅速。他們仔細打量著她睡眠惺忪的臉龐，和那件披在身上的不合身的日本和服。視線還掠過沒打掃的屋子，穿過敞開著的臥室



門，一直落在被她弄得亂七八糟的床上。

「您睡了很久，」女的說道，「我希望您感覺好些了。」她等待的是哪一個答案，也許一個也不是。她必須爲這段對話開個頭了，每個開場白都是精彩的。漢娜的母親坐在餐桌邊，放下還餘留著些許咖啡，卻早已冷了的杯子，把煙灰缸和廣播電視報推到一邊，兩隻手撐在桌子上。她覺得有點頭暈，還有點不舒服。也許這就是藥物的後遺症吧。

「我們能坐下嗎？」男的禮貌地問道。

她點了一下頭，現在，接踵而至的便是一連串的問題了，她認識這種情景，接下來的一幕就如她以前看過的許多偵探片一樣，或者就像每四個禮拜一次、周五晚間節目中那位快退休的老警長一樣，呼籲社會大眾參與捉拿罪犯。是否眼前這位也是警長？這位女子呢？她是女警嗎？這兩人以以前有沒有上台秀過？她卻無從知曉了。

原來他們倆該向她出示證件的，他們還得說，她所供述的一切可能針對她親戚，或者說這只是些當人遭到懷疑時才會說的話？或者這只有在美國才這樣？這實際上無關緊要。她希望他們能儘快問完，然後她可以一個人獨處一會兒。她最想做的是向那位能從黑色皮包中摸出神奇藥丸的醫生求助，她也不管能否再從他那兒

要到一粒。

「莫內克女士，」警長說道，並且摸了一下自己的灰白鬍子。「我們真的很抱歉，可是我們必須向您請教一些問題，有關您女兒的死、您女兒的習慣，還有她的朋友，以及昨天晚上她去了哪裏，還有，她在鐵軌旁找什麼呢，她是一個人呢，還是在等什麼人？」

「好的，」漢娜的母親說道，「您問吧，您趕快問，我會把知道的都跟您說，但我什麼也不知道。」

「您還沒吃早餐吧，」女警說道，「要不我幫您煮一壺咖啡？」她說著四下看了看，像找什麼東西似的。「這樣吧，要是您願意的話，我也可以趕快去幫您買些小麵包回來。」

莫內克女士搖了搖頭，她在和服口袋裏摸索了幾下，掏出一包香菸來。

「這樣空腹吸菸對身體不好啊，」這年輕的女孩子說道。

「您這話說得倒像我女兒的口氣似的。」

一瞬間，屋子陷入一片沉寂。

「我能看一下您女兒的房間嗎？」女警遲疑了一下，笑了笑，還是這般說道，



「當然，如果您同意的話。」

「我同意，右邊第一扇門就是，上面貼著從耶路撒冷買回來的標語。」

這名警官叫哈費坎普，是總警長。這頭銜是她親口問他才得知的。是的，這恰恰正如那部電視連續劇一樣，他說起話來或者笑起來都有一絲煩惱。也許是因為他和電視劇裏的角色同名的緣故，才會讓她這般心煩意亂吧。

可是，這對漢娜的母親而言，只是加深了她非現實的印象。這一切恰如坐在電視機前看一部電視劇，當她昏昏睡去，醒來的時候一切便消散了。

可是根本沒有再醒來，有的只是警察們無休止的問題和她那固定不變的回答：「我不知道，我什麼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她到哪兒去了，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要去見什麼人，我不知道她在想什麼、她想要什麼，我不知道她是幸福的還是不幸的，我也根本不想知道。」

「漢娜有男朋友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她有女朋友嗎？大多數女孩在這個年齡都會有一個摯友的。」